

四明叢書

張宗祥



壽交亭正氣錄卷二

明鄞高宇泰壁菴撰

縣後學何樹崙附註

後學

馮貞羣
張壽鏞

補註

乙酉紀

壁菴曰天醉之說邇來論者多援之然以先皇帝而使之亡國天則醉矣然以酣淫貪戾之君若臣而能上之可參於建武次亦不失爲建炎亦必使天醉而後可也乃論者謂虜乘建瓴之勢卽非馬阮之奸恐

亦難支是殆不然漢忠武曰成敗利鈍非所逆睹然
曰漢賊不兩立不討賊亦亡是忠武已睹其敗且鈍
矣而諄諄於親君子遠小人何耶明知其時之不可
爲然必盡吾力以濟之故雖身死之後尙有公琰文
偉諸才爲之周旋其後是以久而後失也若乖張恣
縱反速之禍而爲之逆信其時勢之不可爲而恕之
豈通論哉賈生言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
雖亂宗社可以不絕而班固顧非之然以南都再造
何至遂同于嬰之時哉如謂史閣部之分可常朱李

伯紀而黃靖南足並斷鄂余亦不謂必然但當時若
得一有爲之主使二臣內外其閒振舉一切痛哭誓
師上呼九廟之靈下鼓萬民之氣天下事未可知也
唐宰相裴樞不輕以太常卿予人歐陽公信其不死
尙惜一卿其肯以國予人乎今以兩人之殉節烈烈
如此使其當國必不至苞苴公行小人彙進爲誤國
賣君之賊也明矣論者又謂淮上諸鎮驚桀不用命
史公亦何能爲僅據督師之空名於上而已夫史公
無片言得行於朝復何能得展尺寸乎諸鎮中高傑

劉澤清實甚傑密勾虜於其殺也史公有力焉而馬士英誤之遂爲虜南下之由寧無恨哉初北邊夷漢丁總兵者史公舊將也聞南都立帝率兵入衛各軍疑其引虜至欲格之史公力保其不然因遣使齎手書往至則具香几迎以入跪而啓之因涕泣爲使道使曰公誠心入衛外人未知公心若單騎與我入見史公則公心益白矣於是如使者言令副將許定國將其軍而已自馳入史公大喜爲之奏請許自爲一軍已當虜高傑諸護之歸遂殺之於無爲境上欲并

其軍定國懼以兵歸傑乃結傑左右營將日與高會
盡得其歡心一夕定國命已腹心與傑營將飲已則
與傑飲遂斬傑於酒閒蓋史公密令之也傑妻訴於
朝士英卽令其妻將傑軍又得其重帑厚卹傑定國
乃自疑叛降虜初虜猶豫不敢南下定國輸以虛實
力贊之遂大舉渡河矣小人之禍國也可勝道哉
壽鏞案乙酉紀序亦見續甬上耆舊詩傳與原文
仍有出入附錄於左

天聽之說邇來論者多援之然以先帝而使之亡

國天則聽矣若以酣醉貪戾之君若臣而上可參
於建武下亦不失爲建康亦必天使聽而後可也
論者謂北方乘建瓴之勢卽非昏主奸臣恐亦難
久是殆不然諸葛忠武曰漢賊不兩立不討賊亦
亡又曰成敗利鈍非所逆覩是忠武亦知漢之將
亡而敗且鈍矣而諄諄於親君子遠小人何耶明
知其時之不可爲然必盡吾力以濟之故雖身死
之後蔣費諸公尙支其緒不至黃皓不斬也若乖
張縱恣逆信時勢之不可爲而反速之君子反從

而恕之豈通論哉如謂史閣部之才可當李忠定公而黃靖南足並鄂王輩予亦不敢信然但當時若得一有爲之主使二臣內外其閒上呼九廟之靈下作士民之氣振舉一切痛哭誓師天下事未可知也閣部爭福王之不可立危疑任事身已不安僉人爭進益無所容馬士英挾定策之恩奔走海內阮大鍼輸數萬金錢以訂交破鐵案而起之當是時朽木寒灰咸冀生色三山鍾阜之下輦金而馳轂交擊也先帝自經隕身之慘乃爲臣子彈

冠結綬之慶痛何忍言河上數百萬甲兵仰賴縣
官金粟旦不及夕而縣官方且節費遴選支費繁
興午朝不宣庚呼不諾士英將以徇君欲而固其
私彼小人曾不自計禍敗哉志爲貨劑神則沮矣
於是閭閻在淮兵不及淬其刃馬不及整其鞍而
江流已斷或曰弘光福世子也逆案中人故先黨
於鄭氏嘗欲立其父福王者故士英以之結其君
子謂弘光何嘗知爲天子止知淫酗而已卽士英
何嘗知爲宰相但知貨寶而已阮大鍼楊維垣之

徒何嘗知爲百執事但欲洩其從前之憤而已此
蝗蝻錄所由出也吾友黃太沖曰甲乙之變曾未
一年弘光之酒色幾何而東南之金帛盡入於土
英士英之金帛幾何而洛蜀之恩仇盡快於大鉞
豈知酒色金帛恩仇忽焉不知所有乎逆案之將
翻也士英就錢謙益而陷之曰黨人不謂不抑矣
今需人之日破格爲先必自公翻之當掃黃扉以
俟公也謙益欣然爲之出疏及虜兵至又受爵焉
嗟乎謙益且然其他尙何足尤哉乃又重之以左

兵避賊之變靖南并不得死眞州而死蕪湖矣

貞

案武部有乙酉野哭
詩見續甬上耆舊詩

凌軻字龍翰歙人原名雲翔初舉於鄉以磨勘黜後得
復改今名癸未舉進士李建泰爲督師公以兵部郎監
軍至眞定遇賊建泰降公不從爲賊所砍不死臥道旁
一僧見而識之負歸其舍漸瘳而賊求公尸亟僧懼公
語僧同郡多商於濟寧爲標客僧潛送公至濟寧乃得
歸弘光朝巡按河南姪潤生以官生爲軍前監紀乙酉
二月二十八日抵任三月十六聞警赴歸德十九督師

廿一虜師至公力捍孤城守城諸將迎降公冠服坐堂
上大罵通使至與之語公正色曰我頭可斷身不可從
向左右曰此一塊地當與我始終矣頃之持虜詔至公
裂之厲聲曰我奉命代巡已帀月旣不能滅此朝食又
不能堅壁以守是天下第一罪人也何取我負罪之人
而官之爵之乎少閒豫王下赦罪之令設誓於上曰如
殺巡按卽如殺我公拒之益力同潤生後堂服毒自殺
官將吏民先奉豫王令如巡按不降城卽洗因密聞於
外於是排門入哀號若雷公亟拔刀自刎眾強奪去公

歎曰與其慷慨而殃及小民毋寧從容而善全大節遂持銜刺單騎往潤生怒形於色執轡從之豫王喜曰今天下尙有烈丈夫耶靜處一室命劉兵道蔡知府守之公作遺疏并勅書密旨各一通因令標官吳國興齎奏南京印口預投井中又作遺豫王並家書題詩衣帶聞兩人睡熟自經潤生亦題詩衣帶而縊豫王聞之乃殺守者二人送公尸六忠祠卽祀睢陽六人處也公贈兵部左侍郎潤生字玄性贈御史

遺豫王書

駟世受國恩不克有濟天乎人乎報之以死駟誼盡
矣日昨不及就裁者蓋從封疆人民起見今事既不
可爲正駟從容就義之日也願貴國尙存初志永敦
隣好大江以南不必進窺否則揚子江上凌御史卽
錢塘江上伍相國也承貴國隆禮義不私交裘帽革
舄繳入炤收姪潤生相從殉義以愧天下爲人臣而
懷貳心者絕筆不文仰惟炤宥

大明弘光元年三月二十三夜巡按河南監察御史

凌駟具

題白箭衣詩四首

艱難歷盡枉徒然謝世長歸碧落天從古文山能有
幾不如仗節學平原

事親無日事君無才從容就義目閉心開

叔盡忠姪盡烈炯炯雙魂千秋凜慄

心愈峻志愈厲肥馬輕裘忠貞不易

玄性題內衣詩

鞠旅陳師誓大川時乎不利悵徒然偃臥沙場聲一
嘯鞭馭青黃遊上天

一層黃土一層人白骨何嘗不有生愚人認作千秋
一計壯志多牽兒女情看得破識得真飄然撒手便長
行天涯叔姪真知己長嘯同歸入杳冥

左懋第字蘿石萊陽人辛未進士吏科給事慷慨多大
節馬士英忌之知公曾糾馮銓銓時爲虜相乃令公偕
陳弘範馬紹愉講和計銓必殺公公決計不返條上戰
守數事而行途中不與弘範深言惟勉以立節而已至
燕斬衰而入言須哭臨先帝送之四夷館公曰此中國
所以待夷狄者吾不往乃館鴻臚寺公不肯易凶服且

爭禮不屈弟懋泰先降虜來謁公大呵之不許見後和
議不成三人還至滄洲虜忽飛騎追公回欲降之堅不
屈復禁之及南都陷使來言曰江南已下新君已擒若
不降何待公哭曰吾所以不死者尙圖復命耳今國家
已破死已晚矣以背向上大罵乃殺之臨刑攝政王密
令卒沿路勸之公詞愈厲至西市叱用刑者使速殺殺
時無血湧白乳滿地白氣沖天日色昏黯監殺者驚仆
幾絕

貞羣案陳濟生撰左司馬傳云字仲及號蘿石

又案明史本傳云福王立進兵科都給事中朝議

遣使通好乃拜懋弟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與左

都督陳弘範太僕少卿馬紹愉偕

萬曆案史載初館